

Tal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戏剧故事

[英] 莎士比亚 著

[英] 查尔斯·兰姆 [英] 玛丽·兰姆 改写

萧乾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Tal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戏剧故事

[英] 莎士比亚 著

[英] 查尔斯·兰姆 [英] 玛丽·兰姆 改写
萧乾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 (英) 莎士比亚著 ; (英) 兰姆,
(英) 兰姆改写 ; 萧乾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01-09783-1

I. ①莎… II. ①莎… ②兰… ③萧… III. ①戏剧文学-故事-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746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200 千字

定 价：35.00 元

原序

这些“故事”是为年轻的读者写的，当作他们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初阶。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曾尽可能地采用莎士比亚的语言。在把原作编写成为前后连贯的普通故事形式而加进去的词句上，我们也曾仔细斟酌，竭力做到不至于损害莎士比亚那样漂亮的英文的效果。因此，我们曾尽量避免使用莎士比亚时代以后流行的语言。

年轻的读者将来读到这些故事所根据的原作的时候，会发现在由悲剧编写成的故事方面，莎士比亚自己的语言时常没有经过很大改动就在故事的叙述或是对话里出现了；然而在根据喜剧改编的故事方面，我们几乎没法把莎士比亚的语言改成叙述的文字，因此，对不习惯于戏剧形式的年轻人来说，对话恐怕用得太多了些。如果这是个缺陷的话，这也是由于我们一心一意想让大家尽量读到莎士比亚自己的语言。年轻的读者念到“他说”“她说”以及一问一答的地方有时候要是感到厌烦的话，请他们谅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叫他们略微尝尝原作的精华。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他们得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才能去欣赏。这些“故事”只是从那座宝库里取出来的一些很小的、毫无价值的铜钱，充其量也不过是根据莎士比亚完美无比的图

画临摹下来的复制品，模模糊糊，很不完整。这些“故事”的确模糊，不完整，为了使它们念起来像散文，我们不得不把莎士比亚的许多绝妙词句改得远不能表达原作的含义，这样一来，就常常破坏了莎士比亚语言的美。即使有些地方我们一字不动地采用了原作的自由体诗，这样，希望利用原作的朴素简洁叫年轻的读者以为读的是散文；然而把莎士比亚的语言从它天然的土壤和野生的充满诗意的花园里移植过来，无论怎样总要损伤不少它固有的美。

我们曾经想把这些“故事”写得叫年纪很小的孩子读起来也容易懂。我们时时刻刻想着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可是大部分“故事”的主题使得这个意图很难实现。把男男女女的经历用幼小的心灵所容易理解的语言写出来，可真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些“故事”主要也是为年轻的姑娘们而写的。因为一般说来，男孩子在比女孩子年龄小得多的时候就可以享用父亲的藏书了。早在姐妹们被允许读这部成人著作之前，他们通常就已经把莎剧里最精彩的场景背熟了。年轻的绅士们既然能够精读原著，我们就不向他们推荐这些“故事”了。我们倒毋宁请他们好好帮助姐妹们一下，把最难理解的部分讲解给她们听。当他们帮助姐妹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也许他们还会就这些故事中姐妹们喜欢的一些段落（仔细挑出适合于年轻的她们听的部分），把其所依据的原著读给她们听。我们希望，他们将会发现，由于姐妹们通过这个不很完善的缩写本已经对故事情节有了个概念，就越发能够欣赏并且理解用这种方式选读给她们听的漂亮的摘录和出色的段落了。倘若年轻读者有幸从中尝到一些乐趣，我们希望起码也会使他们巴不得自己能再长大一些，以便原原本本地读到原剧——这样的意愿既不狂妄，

也不算越轨吧。有朝一日，在益友的赞许下，他们得以阅读原剧时，就会发现，在这些经过改写的“故事”（且不提那些几乎同样数目、未经缩写的故事）里，还有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事件和命运的摆布，由于变幻莫测，这本小书里是收容不下的。此外还有许多性格活泼愉快的男男女女，这些如果硬是去压缩，就会失去其中的妙趣。

年轻的读者看完了，一定会认为这些“故事”足以丰富大家的想象，提高大家的品质，使他们抛弃一切自私的、唯利是图的念头；这些“故事”教给他们一切美好的、高贵的思想和行为，叫他们有礼貌、仁慈、慷慨，富于同情心，这些也正是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还希望他们长大了读莎士比亚原来的戏剧的时候，更会证明是这样，因为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教给人这些美德的范例。

目 录

暴风雨	001
仲夏夜之梦	015
冬天的故事	028
无事生非	040
皆大欢喜	054
维洛那二绅士	071
威尼斯商人	085
辛白林	100
李尔王	114
麦克白	130
终成眷属	142
驯悍记	156
错误的喜剧	169
一报还一报	184
第十二夜(或名:各遂所愿)	200
雅典的泰门	216
罗密欧与朱丽叶	230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	248
威尼斯的摩尔人奥瑟罗	264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279

暴 风 雨

在海上有这么一个岛，岛上只住着个叫普洛斯彼罗的老头儿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米兰达是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姑娘，她到这个岛上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除了她父亲的脸以外，再也记不得别人的脸了。

他们住在一座用石头凿成的洞窟(或者说洞室)里，这座洞窟隔成几间屋子，普洛斯彼罗把其中的一间叫作书房，里面放着他的书，大部分是一些关于魔法的；当时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研究魔法，而且普洛斯彼罗也发现魔法的知识很有用处。他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机缘漂到这个岛上来，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拉克斯的女巫施过妖术；在普洛斯彼罗来到岛上不久以前她就死了。普洛斯彼罗凭着自己的魔法，把许多善良的精灵释放出来，这些精灵都是因为不肯照西考拉克斯的邪恶命令行事，曾经被她囚在一些大树干里。这些温和的精灵从此一直听从普洛斯彼罗的指挥，他们的头目是爱丽儿。

这个活泼的小精灵爱丽儿生性并不爱跟人家捣乱，他只是喜欢一味捉弄一个名叫凯列班的丑妖怪。他恨凯列班，因为凯列班是他以前的仇人西考拉克斯的儿子。这个凯列班是普洛斯彼罗在树林子里找到的，他是一个奇形怪状的

东西，猴子也要比他长得像人样得多。普洛斯彼罗把他带回洞室里，教他说话。普洛斯彼罗本来愿意很好地待他，可是凯列班从他母亲西考拉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使他什么好的或者有用本事也学不成，所以只能把他当个奴隶来使唤，派他捡柴和干些顶吃力的活儿；爱丽儿的责任就是强迫他去做这些事。

每逢凯列班一偷懒或者玩忽他的工作，爱丽儿（除了普洛斯彼罗以外谁都看不见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掐他，有时候把他摔到烂泥里，然后爱丽儿就变成一只猴子向他做鬼脸。紧接着又变成一只刺猬，躺在凯列班跟前打滚；凯列班生怕刺猬的尖刺会扎着他光着的脚。只要凯列班对普洛斯彼罗吩咐给他的活儿一疏忽，爱丽儿就会玩这一套恼人的把戏来捉弄他。

普洛斯彼罗有了这些神通广大的精灵听他使唤，就能够利用他们的力量来驾驭风涛和海浪。他们就照他吩咐的兴起一阵猛烈的风浪，这时候风浪里有一条精美的大船，它在狂暴的波涛中挣扎着，随时都会被波涛吞下去。普洛斯彼罗指着那条船对他的女儿说，船里载满了跟他们一样的生灵。“哦，亲爱的父亲，”她说，“要是你曾经用魔法兴起这场可怕的风浪，那么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将遇到的不幸吧。你瞧，船眼看就要给撞碎啦。可怜的人们，他们是会死得一个也不剩的。我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宁可叫海沉到地底下去，也不让这么好的一只船和船上所载的那么多宝贵的生灵毁灭。”

“我的女儿米兰达，你不要惊慌失措，”普洛斯彼罗说，“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已经嘱咐好了，不许叫船上的人受到一点点损害。亲爱的孩子，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

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关于我呢，你也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住在这个破山洞里。你还记不记得来到这个洞室以前的事情？我想你记不得了，因为你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呢。”

“我当然记得，父亲。”米兰达回答说。

“凭着什么记得呢？”普洛斯彼罗问。“凭着别的房子或是人吗？我的孩子，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米兰达说：“我觉得就像回想起一场梦似的。从前我不是有四五个女人伺候吗？”

普洛斯彼罗回答说：“有的，而且还要多一些。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还记得起呢？你记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不记得了，父亲，”米兰达说，“别的我都记不得啦。”

“十二年以前，米兰达，”普洛斯彼罗接着说，“我是米兰的公爵，你是个郡主，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个弟弟，叫安东尼奥，我什么都信任他，因为我喜欢隐遁起来，关上门读书，所以我总是把国事都托付给你的叔叔，就是我那个不忠实的弟弟（他确实是不忠实的）。我把世俗的事情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一味埋头读书，把我的时间全都用来修身养性。我的弟弟安东尼奥掌权以后，居然以为自己就是公爵了。我给他机会，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下却在他的劣根性里引起了狂妄的野心，他竟想夺取我的公国。过不久，在我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一个有势力的君主的帮助下，他达到了目的。”

“那时候他们怎么没有杀死咱们呢？”米兰达说。

“我的孩子，”她父亲回答说，“他们不敢，因为人民非常爱戴我。安东尼奥把咱们放到一只大船上。船在海里才走出几海里，他就逼着咱们坐上一条小船，上面既没有缆索、帆

篷，也没有桅檣。他把咱们丢在那儿，以为这样一来咱们就活不成了。可是宫里有一个好心的大臣，叫贡柴罗，这个人很爱我，他偷偷在船里放了饮水、干粮、衣裳和一些对我来说是比公国还要宝贵的书。”

“啊，父亲！”米兰达说，“那时候我是您多么大一个累赘呀！”

“没的话，宝贝，”普洛斯彼罗说，“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活了下来。你那天真的笑容使我能忍受住一切的不幸。咱们的干粮一直吃到在这个荒岛上登了陆。从那时候起，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教育你，米兰达，你从我的教育里得到不少好处。”

“真感谢您啊，亲爱的父亲，”米兰达说，“现在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兴起这场风浪呢？”

“告诉你吧，”她父亲说，“这场风浪会把我的仇人那不勒斯王和我那狠心的弟弟冲到这个岛上来。”

说完这话，普洛斯彼罗用魔杖轻轻碰了他女儿一下，她就睡着了。因为这当儿爱丽儿这个精灵在他主人面前出现，来报告刮起风暴的经过和他怎样处置了船上的人。尽管米兰达永远看不见这些精灵，普洛斯彼罗却也不愿意让她听见他跟空气谈话（她会这么觉得的）。

“唔，勇敢的精灵，”普洛斯彼罗对爱丽儿说，“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呀？”

爱丽儿把这场风暴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番，又说水手们怎样害怕，国王的儿子腓迪南是头一个跳下海去的，他父亲认为亲眼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海浪吞下去死掉了。

“其实他很安全，”爱丽儿说，“他交抱着胳膊坐在岛上一个角落里，哀悼着他的父王的死——他也认为国王准是

淹死了。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他那身王子的衣服虽然给海浪浸湿了，看上去倒比以前更华丽了。”

“这才是我的乖巧的爱丽儿哩，”普洛斯彼罗说，“把这个年轻的王子带到这儿来吧，一定得让我女儿见见他。国王在哪儿，还有我的弟弟呢？”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找腓迪南哪，”爱丽儿回答说，“他们没抱多少希望，以为眼睁睁看见他淹死了。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少，尽管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得了救。他们虽然看不见那只船，可是它安全地停在港口里。”

“爱丽儿，”普洛斯彼罗说，“交给你的差事你已经很忠实地办完了，可是还有一些事要办呢。”

“还有事要办吗？”爱丽儿说。“主人，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您曾经答应过释放我。请您回想我给您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对您撒过一次谎，没出过一次差错，伺候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发过一次牢骚。”

“这是怎么回事！”普洛斯彼罗说，“你忘了我是把你从什么样的磨难里救出来的啦。你难道忘记那个凶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她上了年纪，又好妒忌，腰弯得头都要着地了。她是在哪儿出生的？说，你说说看。”

“主人，是在阿尔及尔。”爱丽儿说。

“哦，是吗？”普洛斯彼罗说。“我得把你的来历说一遍，我看你是不记得了。没有人听到这个坏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妖术不害怕的，所以她从阿尔及尔给赶了出来，水手们把她丢在这里。你这个精灵感心太软，不能照着她的邪恶命令办事，她就把你囚在树里，我发现你在那儿哇哇哭着哪。要记住，是我把你从那场磨难里搭救出来的。”

“对不起，亲爱的主人，”爱丽儿说，他因为自己显得忘恩负义了，觉得很惭愧。“我要听凭您的使唤。”

“就这样吧，”普洛斯彼罗说，“到时候我总会释放你的。”然后他又吩咐爱丽儿下一步该做些什么。爱丽儿立刻就去了，他先到刚才丢下腓迪南的地方，看到他仍然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

“啊，少爷，”爱丽儿看到他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把你弄走。我得把你带去，让米兰达小姐看看你这漂亮的模样。来，少爷，跟我走吧。”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

你的父亲睡在五英寻^①下的深渊，
他的骨骼变成珊瑚，
珍珠正是他的眼睛。
他通身没一点点腐烂，
只是受到海水的变幻，
变得富丽而又珍奇。
海上女神们每小时为他敲丧钟，
听哪，丁当当——我听到了她们的钟声。

关于他那失了踪的父亲的这个离奇消息，很快就使王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惊奇地跟着爱丽儿的声音走，一直被引到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那里，他们正在大树荫底下坐着哪。米兰达除了她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男人。

“米兰达，”普洛斯彼罗说，“告诉我，那边你看到了

① 编者注：英寻的英文为 fathom，海洋测量中的深度单位，1 英寻=1.8288 米。

什么。”

“咦，父亲，”米兰达非常惊讶地说，“那一定是个精灵。天呀！它是怎样东张西望啊！父亲，它生得真好看。它不是个精灵吗？”

“不，女儿，”她父亲回答说，“他也吃也睡，跟咱们一样有各种知觉。你看见的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船上的。他因为难过，有些变了样子，要不然你很可以说他是个美男子。他失掉了他的同伴，这时候正在四下里找他们呢。”

米兰达本来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跟她父亲一样，面孔很严肃，留着灰胡子，所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的相貌，她分外喜欢。腓迪南在这个荒凉地方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同时，由于他听到的怪声音，觉得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所以他为自己一定是来到一个仙岛上了，而米兰达就是这个地方的仙女。于是，他就这么称呼起她来。

她怯生生地回答说，她并不是仙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刚要讲自己的身世，这时候普洛斯彼罗打断了她的话头。他看到他们互相爱慕，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得出他们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见倾心了。可是为了试试腓迪南的爱情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决定故意为难他们一下。于是，他走过去，正言厉色地说王子是个到岛上来的大坏蛋，想从他（岛的主人）手里把这个岛夺去。“跟我来，”他说，“我要把你的脖子和脚捆在一起。叫你喝海水，吃贝蛤、干树根和橡子壳。”

“不成，”腓迪南说，“除非我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说着，他拔出剑来，可是普洛斯彼罗把魔杖一挥，就把他定在原来站的地方，不能动弹了。

米兰达紧紧抱着她的父亲说：“您为什么这么残忍啊？

父亲,请您发发慈悲吧,我要做他的保人。他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第二个男人,我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住嘴!”她父亲说,“女儿,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就要骂了!怎么,你想袒护一个骗子吗?你一共只看到过他和凯列班,你就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告诉你,傻丫头,大部分男人都比他强得多,就像他比凯列班强一样。”他说这话是为了试试他女儿的爱情靠得住靠不住。她回答说:“我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奢望。我不想看到一个比他更漂亮的男人了。”

“来吧,年轻人,”普洛斯彼罗对王子说,“你没有力量来违背我。”

“我实在没有。”腓迪南回答说。他还知道是魔法叫他失掉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很吃惊,发现自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跟着普洛斯彼罗走。他一路回过头来望着米兰达,一直望到看不见她为止。当他跟着普洛斯彼罗走进洞室的时候,他说:“我的精神都给束缚住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是只要我每天能从我的牢房里望一眼这位美丽的姑娘,那么这个人的恐吓和我浑身感到的软弱无力对我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普洛斯彼罗把腓迪南在洞室里关了不大工夫,就把这个囚犯带出来,派了他一个很苦的活儿,还特意让女儿知道派给他的这个苦活儿,然后假装到书房去,偷偷地望着他们俩。

普洛斯彼罗吩咐腓迪南把一些沉重的木头堆起来。王子一向干不惯这种吃力的活儿,不久,米兰达就看见她的情人快要累死了。

“哎!”她说,“不要太辛苦了。我父亲正读书呢,这三个

钟头以内他不会来的,请你歇歇吧。”

“啊,亲爱的小姐,”腓迪南说,“我可不敢,我得先干完了活儿才休息呢。”

“要是你坐下来,”米兰达说,“我就替你搬一会儿木头。”可是腓迪南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米兰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变得碍事了,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起来,木头搬得很慢。

普洛斯彼罗叫腓迪南干这个活儿,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爱情。他并不是像他女儿所以为的那样在读书,却隐着身子站在他们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

腓迪南问起她的名字,她告诉了他,并且说她把名字说出来是违背了她父亲的特别嘱咐。

普洛斯彼罗对于他女儿头一回的违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是他用魔法叫他女儿这么快就陷进情网的,所以她为了表示爱情而忘记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惹他生气。他很高兴地听着腓迪南对米兰达讲的一番话,在谈话中王子表示,在他生平见过的一切女人中,他最爱的是米兰达。

米兰达听见他称赞起她的容貌,说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美,就回答说:“我不记得旁的女人的脸,除了你——我的好朋友,和我亲爱的父亲以外,我也没见过旁的男人。我不知道海外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相信我,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在世界上不愿意有别的伴侣;除了你以外,我也再想象不出一个叫我喜欢的相貌。可是,先生,我怕我的话讲得太随便,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光了。”

普洛斯彼罗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点点头,好像是在说:“这事正合我的心愿,我的女儿将要去做那不勒斯的王后了。”

然后，腓迪南又在很长一段动听的谈话里(因为年轻的王子们讲话十分文雅)，告诉天真烂漫的米兰达说，他是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者，他要她做他的王后。

“啊，先生！”她说，“我真是个傻子，高兴得反而流起泪来了。我用纯朴、圣洁的天真来回答你：既然你肯娶我，那么我就是你的妻子啦。”

普洛斯彼罗没容腓迪南道谢就在他俩面前显了身。

“一点儿也不用害怕，我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话我都悄悄听见了，我很同意。腓迪南，要是我对你太苛刻了，那我就好好弥补一下，把我女儿嫁给你吧。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只不过是我对你的爱情的考验；你呢，是高贵地经受住了。那么，就作为我的礼物，把我的女儿接受下来吧——这也是你的真实爱情应得的报偿。不要笑我夸口，随便你怎么称赞她，都抵不上她本人好。”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得去办一件事，希望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他回来。这个命令看来米兰达一点儿也不想违背。

普洛斯彼罗离开他们以后，就把他的精灵爱丽儿叫来。爱丽儿很快地在他面前出现，急着要叙述他是怎么对付普洛斯彼罗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的。爱丽儿说他离开他们的时侯，他让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奇怪的事物，已经把他们吓得几乎发了疯。当他们四下走累了，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忽然在他们面前摆上一桌美味的酒席，然后，他们刚要吃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像鸟身女妖的东西(生着翅膀、贪得无厌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桌酒席又不见了。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来像个鸟身女妖的东西竟跟他们说起话来，提醒他们当初把普洛斯彼罗赶出他的公国，叫他和他幼小的女儿在海里淹死有多么残忍；还说，就是为了这个才